

## 大谷光瑞與臺灣——以「逍遙園」為中心

柴田幹夫/著・闕正宗/譯\*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西本願寺派在臺布教歷程與其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來臺灣的因緣。曾三次組織「大谷探險隊」在中亞地區調查佛教古蹟的大谷光瑞，巡迴亞洲之後，最後選擇落腳臺灣。本文以他在高雄所建之「逍遙園」為中心，並比較「逍遙園」與京都西本願寺「飛雲閣」及其起居的「三夜莊」建築物之異同。同時說明大谷光瑞將臺灣看做是「帝國的如意寶珠」，一心推動臺灣「熱帶產業」落實的企圖心。

**關鍵詞：**大谷光瑞、西本願寺、逍遙園、熱帶產業、布教使

---

\* 柴田幹夫，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准教授

闕正宗，佛光大學佛教學院/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 OTANI, Kozui and Taiwan – A case study of “SHOYOEN”

SHIBATA, Mikio, Kan, Cheng-tsung trans. \*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the preaching history of the sect of Buddhism, Nishi Hongwanji Temple in Taiwan, the cause and background why its 22nd abbot, OTANI, Kozui (1876-1948) came to Taiwan. Having organized “Otani expedition” three times to investigate Buddhist sites in Central Asia, OTANI, Kozui decided to settle down in Taiwan after he toured Asia. This paper focuses on Shoyoen, a villa he built in Kaohsiung, and compares it with Hiunkaku of Nishi Hongwanji Temple in Kyoto and his residence, “Three-night Manor House”(sanyehzhuang), for thei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architecture. Meanwhile, the paper also states that Otani Kozui regarded Taiwan as a “cintamani [wish-fulfilling jewel] of the empire” and had the ambition to wholeheartedly push Taiwan’s “Tropical industries” into practice.

**Keywords:** Otani Kozui, Nishi Hongwanji Temple, Shoyoen, tropical industry, preacher

---

\* SHIBATA, Mikio,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Niigata University, Japan  
Kan, Cheng-tsung,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and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大谷光瑞（1876—1948）巡迴亞洲之旅，足跡遍及大連、青島、上海、南洋，最後來到臺灣。光瑞在臺灣活動即本文所探討的，以「逍遙園」為中心，以產業開發為第一。光瑞對「熱帶農業」十分關心，出任「熱帶產業調查會」委員，以謀求臺灣產業獨立自主。還親授自己的學生農業課程與知識。

建「逍遙園」的構想是來自光瑞在本願寺幼年體驗，在建築上與京都西本願寺內之「飛雲閣」類似處很多，並將自己起居的「三夜莊」一部分移建而來。

本文是有關西本願寺在臺灣的活動，以及光瑞與臺灣，即高雄「逍遙園」的初步分析。還望批評指正幸。

## 二、西本願寺派的臺灣開教

### （一）甲午戰爭與軍人布教

此先概述西本願寺派與臺灣開教的關係。臺灣與西本願寺的關係，可以追溯至甲午（日清）戰爭前後，即 1894（明治 27）年至 1895 年於甲午戰爭時所開展的從軍布教為其始。《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以下稱《臺灣開教史》），開頭清楚寫道：「蓋本派布教使，踏足臺灣最初的目的是從軍布教。」<sup>1</sup>這裡的所謂從軍布教是指，於戰爭之際，對士兵的慰問、死者的追悼、送葬、戰時心理準備等等。

---

<sup>1</sup> 本願寺臺灣別院編，《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 年），頁 1。

明治二十七年夏，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八月一日我國對清國發出宣戰布告（筆者案：事實上戰爭已開始），於此之前，七月二十五日，為了在韓信徒及出征軍隊慰問，派遣使僧大洲鐵然、加藤惠證前往，並向戰地寄贈「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千幅、書籍、清酒等。八月七日，設臨時部，以大洲鐵然為部長，向全國各地派遣使僧，獎勵軍資捐款，還對出征軍人舉行不定時歸敬式，隨時舉行……十月十四日，宗主（筆者案：本願寺第21世大谷光尊明如上人）於本山「鴻之間」（譯者案：地點名稱）對派下發表親諭，另外，對陸海軍人的教諭還印刷出版題為《劍の光》，隨時寄贈。十一月，再次派遣大洲鐵然到朝鮮，從事軍隊慰、授予法號，並贈送教諭書籍數萬冊。同月二日，宗主在廣島大本營隨侍明治天皇，二十六日，獲許可為清朝軍隊慰問兼從軍布教，以從軍布教使身份被派遣至戰場。即得大本營之許可，首先從十二月起，派遣木山定生到戰地，巡迴戰場、各營地、醫院等從事慰問，同時布教，進行葬禮……由於戰線擴大到澎湖島及臺灣，也到這些地方布教……。<sup>2</sup>

《本願寺史》更記載布教使的具體布教工作有：<sup>3</sup>

- (1) 慰問各兵營，傳達本山的意志，寄贈書籍等。
- (2) 訪問醫院，給予病患安慰。
- (3) 在適當地點弘法，對士兵與軍夫講說安心立命、衛生、風紀等相關法義。
- (4) 從事死者遺骸火葬或埋葬事宜。

<sup>2</sup> [日]明如上人傳記編纂所編，《明如上人傳》（京都：明如上人廿五回忌臨時法要事務所，1927年），頁885-886。

<sup>3</sup> [日]本願寺史料研究所編，《本願寺史》第3卷（京都：本願寺，1961年），頁368。

(5) 舉行追悼法會。

(6) 從事死者遺骸及遺物送回本人家鄉事宜。

上文說：「由於戰線擴大到澎湖島及臺灣……」，臺灣是「三月（明治二十八年）正當我軍佔領澎湖島，下間鳳城、名和淵海兩人奉命在同月七日從屬混成枝隊出發至該地。然上陸後惡疫極為猖獗，下間鳳城病逝於同島馬公港，名和淵海由於看護患者及為死者舉葬儀倍嘗艱苦……同年九月，小野島行薰任征臺慰問使，豐田巍秀、長尾雲龍二人以從軍布教使身份一起赴臺。然豐田巍秀跟從南進軍於停留澎湖島時，因感染惡疾病死，長尾雲龍同年於該地平定後停留布教。」<sup>4</sup>簡直是捨命布教。《教海一瀾》記載：「臺灣歸帝國版圖的同時，本派在該島展開布教，從戰役開始以來不足五年，布教績效在此短短的歲月之間來看，非為不能，然而思考在簡短的時日，於新拓之難地，還是頗有可觀者……。」<sup>5</sup>報告指出布教師不拘困難狀況，熱心進行布教活動。

本願寺教團正式開教，必須等到隔年 1896（明治 29）年 5 月。所謂正式開教是指確保常駐場所，並向臺灣全島派遣布教使。1896 年 3 月，以開教使身份派駐臺北的紫雲玄範，<sup>6</sup>他為了選定駐在所而奔走，同年 5 月，暫借臺北北門外「至道宮」，開設「真宗本願寺派巡教使駐在所」。

本願寺教團在 1897 年 11 月，派遣布教局長武田篤初來臺灣，並制

<sup>4</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2-3。

<sup>5</sup> 《教海一瀾》17 號（京都：教海雜誌社，1898 年 3 月 26 日）。

<sup>6</sup> 紫雲玄範（？-1933）大分人氏。是 1895（明治 28）年本願寺所創設的「清韓語学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對臺灣原住民布教，紫雲主張採取懷柔政策，與總督府的討伐政策對立。1899（明治 32）年，他開始赴廈門布教，成為在清廷開教之嚆矢。之後 1905（明治 38）年他轉任北京本願寺，開設日本人小學校。

定「布教監督職制章程」如下：<sup>7</sup>

- 第一條 臺灣設布教監督一人親授
- 第二條 監督受布教執行之命，監督臺灣駐在之各開教使兼指揮之
- 第三條 監督每年六月、十二月須兩次陳報度各開教使考核
- 第四條 監督須陳報有關開教使轉免處置
- 第五條 監督須聽取開教使之意見並轉達
- 第六條 監督須陳報有關臺灣布教計劃之意見
- 第七條 監督在有關事務上得臨時最近的開教使派用

有關布教環境整備，紫雲玄範帶頭在臺北地區展開布教活動。隨之而來的是至道宮「駐在所」由於狹隘的原故，乃向本山申請布教所擴張。來自本山的執行（本願寺職稱，負責組織內部、執行寺務者）蓮居法岸、後藤誠諦二來臺，於新起街購入新地，以信徒為中心募款，1901（明治34）年4月創立「臺北別院」。創立文件如下：

這回許可臺北別院設置之件命其發布

龍谷寺務印

執行長梅上澤融

稟教 執行大洲順道

執行松原深諦

教示第十號

依寺法細則第一章第二條於臺北縣太加蚋堡新起街設置別院稱為臺北別院<sup>8</sup>

---

<sup>7</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5。

<sup>8</sup> 本願寺〈本山錄事〉，明治34年4月15日。（所謂本山錄事是指由本山所發

另外，臺北別院幾乎不受本山干預。其理由可從以下史料清楚得見：

乙達番外

臺北別院知堂

其別院為新領地最初之別院，難直接比照內地諸別院之例<sup>9</sup>

這是不與日本國內諸別院同列的特例。臺北別院的主要任務有「臨時、固定的法會，官民應請之葬儀法事，有關信徒會館事項……教會演講布教、信徒及〔本島人〕的布教、特別規定的布教」等等。<sup>10</sup>

隨著 1903（明治 36）年 1 月大谷光尊（明如上人）宗主遷化，1906 年 2 月奉迎遺骨。遺骨被分送到與宗主有緣的寺院，由於臺灣開教是因大谷光尊而開，故也有分骨。<sup>11</sup>《教海一瀾》載：「明如上人之御分骨供奉上，應會在下個月二月上旬由監院積德院（筆者案：大谷尊由）分送到臺北別院。」<sup>12</sup>所謂的「明如廟」就是這樣來的。

## （二）原住民布教

本願寺在臺灣的開教事業、不只是布教，還開設日語學校，對本島人進行教育。也開始對日本人、本島人、臺灣原住民布教。這裡所說的「本島人」是指日本人佔領臺灣後的稱呼。12 世紀以來，持續地從中國大陸的福建、廣東地方渡臺定居的平地人（一般的臺灣人）之謂，所謂臺灣原住民是指操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山地人。<sup>13</sup>

出之官方通知或命令，包含有關任免的辭令，隨附於《教海一瀾》卷末）

<sup>9</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34。

<sup>10</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54-64。

<sup>11</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33。

<sup>12</sup> 《教海一瀾》295 號（1906 年）。

<sup>13</sup>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 年），頁 5。

表一：1905－1936 臺灣住民統計表

	平地人	山地人	日本人	外國人	總計
1905年	2,979,018	76,443	59,618	8,223	3,123,302
1914年	3,307,302	85,634	141,835	19,582	3,554,353
1919年	3,454,167	84,514	153,330	22,888	3,714,899
1936年	4,956,564	152,350	282,012	60,973	5,451,863

（資料來源：引自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台湾の人口分布》）

在此，可見到作為臺灣開教特徵之一的有關臺灣原住民〔蕃人〕開教。本項本島人、蕃務、蕃人這種歧視性用語，本來應記為臺灣人，但因是歷史性用語之故，特別以〔〕標示。

《臺灣開教史》載：

昔日清代，被稱為化外之民的〔土蕃〕，凶暴放縱，自族以外是不知天下無知蒙昧的〔蠻族〕，可憐不知我皇化之至，猶時時跳梁出草，近年隨處可見。當局盡力或撫育或懷柔，以常道難律，頑迷難度。明治三十九年，總督佐久間大將就任同時，斷然決定嚴懲。明治四十二年十月，總督府官制改革，以〔蕃務〕本署取代警察本署，天津麟平氏任〔蕃務〕總長。天津總長深思之下，今首先嘗試從宗教方面慰撫教化……，預先諮詢紫雲輪番，又得本山之同意……同年布教使受〔蕃務〕事務囑託，據另冊所記載，總督府採用本派十名（臨濟宗數名）。<sup>14</sup>

<sup>14</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101。

在被稱理藩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時代，採壓制原住民讓其服從方式。追隨總督府方針，臺北別院輪番（別院所設的職稱，受法主任命，統理院務者）紫雲玄範，以宗教之力對〔蕃人〕採取懷柔政策。因此紫雲親自接受「〔蕃務〕囑託」命令，向本願寺當局提出「〔蕃界〕布教使」採用申請書。其後、〔蕃界〕駐在布教使有 10 名被採用，被分配到任地。

正如前述所說，佐久間總督就任以來，對原住民方針的展開，1910（明治 43）年，在臺北招集布教使會議，總督府〔蕃務〕總長大津氏指示「布教政策之主眼」。在招呼之中說到：

為了要濟度救護知識淺薄，不辨事理，不能與一般人類互助的不幸〔蕃人〕，諸位要排除萬難，而從事此事業者，其責任重大不用說，其成效如何，理藩計劃上本願寺國際部編《アジア開教史》將立即轉載，至關重大……雖然當初政府對〔生蕃〕的方針是採准懷柔政策，實際上也是不適切，遂加以改變，今日以武力壓制〔凶蕃〕，對抵抗者要展示全滅的威力，一旦歸順者則撫育之，以所謂恩威併濟的方針來治理〔蕃人〕。茲故以武力讓〔蕃社〕覺悟全然無反抗之餘地，此機不可失，進而採取撫育方式來治理無智之民成為最必要……。<sup>15</sup>

布教使的活動，在總督府指出相關〔蕃務政策〕上，抵抗是徒勞無功的，教化是必要的。因此，對原住民的教育受到重視，在原住民居住地去設立六所日語學校，147 位原住民接受日語教育。<sup>16</sup>

總督府的方針雖是透過撫育的懷柔政策，但是，一部原住民地區的

<sup>15</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107。

<sup>16</sup> 同上註。

布教使、並不遵從，也有以宗教家身份接近原住民的。因此，總督府〔蕃務〕本署命令：「〔蕃界〕布教使中有不熱心，或不平不滿等等，若長期不見希望者，此際應斷然解職……。」<sup>17</sup>在西本願寺派 11 人中有 4 人退職者。紫雲輪番表示：「為保我宗派威信，現任者若逞一己之私情、我行我素者，決不保持沈默。」<sup>18</sup>比起組織的行動，作為宗教家個人的行動，應該是要對原住民布教。這或許正是真宗標榜「惡人正機」的原因。

之後，以宗教家對原住民的教化方針中止了，成為由警察所掌握。原住民的生活被徹底破壞，所謂「文明」恩澤遭反彈，原住民反抗蜂起不絕，以「霧社事件」達到最高潮。<sup>19</sup>

### 三、大谷光瑞訪問臺灣

大谷光瑞訪問臺灣，是意外地遲，主因是他為「疑獄事件」負責，<sup>20</sup>在辭卸本願寺管長及本願寺住持之後的事，正當他自由奔放遊歷亞洲各地之時，可從其《年譜》得到確認。

1917（大正 6）年 11 月 13 日，他從大連到門司，立即乘坐輪船「亞米利加丸」，16 日在臺灣北部基隆上岸。主持臺北別院的輪番紫雲玄範

---

<sup>17</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109。

<sup>18</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110。

<sup>19</sup> 所謂「霧社事件」是指 1930 年 10 月臺灣中部能高郡霧社地方的原住民蜂起，殺害日本人 100 名以上的事件。當局動員軍隊發起討伐行動，包含戰死、自殺者在內共殺害 644 名原住民。

<sup>20</sup> 疑獄事件是指，1914（大正 3）年本願寺教團挪用來自真宗生命保險會社及慈善會的資金，以及宮內省收購位於神戶須磨的大谷家別墅之際，宮內省獲贈大量的金錢與貴重物品的事件。由於是捲入宮內省的事件，光瑞負有責任，於是他請辭本願寺住持、本願寺派管長之職。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有題為「西六條幻夢抄」有關疑獄事件的新聞剪報。

隨行。<sup>21</sup>《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大谷光瑞訪臺說：

大谷光瑞師，十六日乘亞米利加丸入港，從滿洲來臺。受到石井秘書官及其他人的迎接，於大阪商船樓上稍作休憩後，搭乘早上八時發的班車前往臺北，八時五十五分抵臺北車站。在臺北車站有下村民政長官及信徒等多人歡迎。光瑞師搭汽車入住鐵道飯店。<sup>22</sup>

在基隆港迎接光瑞的是當時臺灣總督秘書官兼總督府參事官的石井光次郎（1889 - 1981），他回憶表示：

大谷光瑞先生業已辭去伯爵，也辭去最高僧位的西本願寺法主一職，此後，他收集許多佛教文物跡加以整理，成立展覽所，今欲在學術方面盡力。訪臺的目的據說是為尋求收藏品運送方式。他宛如當今的弘法大師，受總督府上下歡迎，以我為代表前來歡迎。他抵基隆港，日本人信徒眾多蜂擁而至。大谷先生說：「諸位信徒！沒關係大家走吧！我沒什麼可說的！」像是信徒總代的人走近，什麼也沒說就走了出去，以特別準備的轎車載他去郵船分店，休息等火車時間。有信徒代表來訪，我想一一讓他們與光瑞打招呼，轉達「大谷先生可以見個面嗎？」「請勿打擾我，這是我的習慣。我已經不是法主了，只是一位大谷光瑞。」「但是，

---

<sup>2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18日號，載有紫雲玄範來臺之記事：「創設新起街本願寺別院的功勞者紫雲玄範師，這次追隨大谷光瑞師來臺中……該師自領臺以來前後十餘年駐在臺北，現在別院的本堂、庫裡及其他腹地等不動產，大部分是該師在任中所遺留。因此，歸依信徒肯定不少，參加聽講者眾多。」

<sup>2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17日號。

他們費心集合。」「那麼就在車站打招呼吧！無論如何是不會見他們的！」光瑞說。到車站，從火車窗戶只能看一定方向，他什麼都不會說的立場不變。正想說這好像有點莽撞時，火車開動了。就算是臺北車站，也必定有很多人在等待，這些人真是可憐。「若到達臺北可以稍微打一下招呼嗎？」我問。「在車站換車時，可以稍微打一下招呼。就在站長室見，請見諒！」抵臺北車站後，特別準備的長官用馬車上只有我們二人乘坐，大家只能在旁邊合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連我一起拜見有所感，大谷先生未知的容顏，確是練達之士。眉宇一動也不動，所動只是揮手，這就是打招呼，這樣的招呼，外面看不見。<sup>23</sup>

在臺北，20日在城南小學校舉行演講。以「南洋視察談」為題的演講會，是由「東洋協會」、「南洋協會」、「警察協會」、「臺灣教育會」所主辦。其後，他巡迴臺灣各地；22日到臺中，參觀在當地所舉辦的「臺中展覽會」；23日到嘉義，視察製材所、林業試驗所等後，前往阿里山。之後從阿里山下山；27日抵達南部大都市打狗（高雄），參觀水泥廠、製糖廠、打狗港等。在當地參加午餐會的光瑞說：「打狗是很棒的港口。投入重金無論如何要保有品質……發展此打狗港將會取代香港中轉貿易，這是我的觀點……。」<sup>24</sup>他對打狗港十分關心。接著原本預定從打狗轉往南部恒春，但行程變更轉道臺南，製糖廠及參觀市內後，到當地的步兵聯隊上演講。不久回到臺北，投宿在後藤新平的別墅「無名庵」，因身體違和，在臺北醫院接受診察，被診斷出「大腸黏膜炎」。<sup>25</sup>痊癒後，

---

<sup>23</sup> [日]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東京：カルチャー出版社，1976年），頁177-178。

<sup>2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8日號。

在臺北參加「忘年會」並與下村民政長官會談。<sup>26</sup>12月31日搭乘「亞米利加丸」回到門司。

迎接前法主的臺北別院對前法主是如何接待呢？光瑞說他自己與本願寺全無關係，<sup>27</sup>對臺北別院方面而言，他也沒去。他突然訪臺據說讓別院方面很狼狽。在總督府的安排別院方面完全狀況外。只有光瑞生日在別院舉行，光瑞心情似乎暢快。《臺灣開教史》載：

無奈猥下（案：光瑞）與法務已無關係，因此，他想避開前法主所受的待遇，然別院方面很難不考慮，所以透過職員、幹部等的懇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別院為他祝壽，會場以院內集會場充當準備的同時……與別院有關係的代表一同，拜會其住所並呈賀表祝壽。於是當天下午六時，他乘汽車來院，藤枝連枝也列席，紫雲前輪番、佐佐木盛德學院副院長隨行。猥下透過總代接受祝賀，場面不錯，開宴約一小時半，並在後本堂前照相影，後復歸北投。<sup>28</sup>

之後，光瑞於1930（昭和5）年12月23日往香港的旅次，又再度訪問臺灣。《年譜》記載：

十七日從神戶乘日枝丸到香港。二十三日為視察上海方面，於航行中停靠臺灣基隆港，從事農事實驗場視察，出席總督府主辦的招待會，停經本派臺灣別院，出席臺北飯店門信徒的茶話會。<sup>29</sup>

<sup>2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2月6日、12月9日號。

<sup>2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2月28日號。

<sup>27</sup> 前揭書，《臺灣開教史》，頁121。

<sup>28</sup> 前揭書，《臺灣開教史》，頁121。

<sup>29</sup> [日]鏡如上人七回忌法要事務所編，《鏡如上人年譜》（京都：鏡如上人七回忌法要事務所，1954年），頁104。

百忙之中，他駕臨別院，巡視了新本堂建築工事。<sup>30</sup>

接著，於 1935（昭和 10）年 2 月 16 日，第三度訪臺。這次是透過兒玉拓務大臣（兒玉秀雄，原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之長男—筆者注）之斡旋，總督府殖產局長中瀨拙夫等人同行。《臺灣日日新報》關於這次的會面報導說：「第三次訪臺，主要是視察熱帶農林產業。二十日在臺北各方面的調查結束後，前往恒春，繞行東海岸……。」<sup>31</sup>在臺北，有人組織大谷光瑞個人後援會「光瑞會」。<sup>32</sup>22 日前往嘉義，舉行佛教演講會，翌日到臺南，視察甘蔗農場，傍晚出發到高雄；24 日，參觀水產試驗場及海軍油田；27 日前往知本，其後到東海岸的花蓮，從花蓮經太魯閣回到臺北。這次訪臺是為「熱帶農業」調查，並在臺北本願寺別院以「臺灣之經濟價值」為題作演講。<sup>33</sup>臺灣受惠於熱能與光能，但產業開發尚遲，僅開發不到四分之一的程度。最大原因是以鐵道、道路為首的交通機關的基礎設施緩慢。同年 10 月，光瑞與「熱帶產業調查會」<sup>34</sup>委員等，搭乘從神戶出發的「高千穗丸」抵基隆港，是為出席 19 日至 23 日，由總督府主辦的「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欲直接援助日本的「南進政策」，與南支南洋相互提携，由臺灣取代香港的轉口貿易。臺灣位處「南進政策」的重要據點。

---

<sup>30</sup> 前掲書，《臺灣開教史》，頁 121。

<sup>3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18 日號。

<sup>3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22 日號。

<sup>3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3 月 3 日號。

<sup>34</sup> 「熱帶產業調查會」是臺灣總督府所創設的政策組織である。1935 年 11 月在臺北舉行會議，建議有關臺灣產業的發展、工業化之促進等等。還設有三個特別委員會，討論「振興貿易」、「振興工業」、「交通及文化設施的改善」等。決定臺灣作為南進基地中心，是透其獻策而設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 四、關於「逍遙園」

### （一）大谷光瑞與高雄

本願寺的臺灣別院在臺北，另一方面，臺灣南部的高雄有稱為「逍遙園」的大谷光瑞別墅。光瑞關心「熱帶農業」是基於「農為國本」的中心信念，他在臺灣對稻作、製茶、製糖、製材親自動手。還就任「熱帶產業調查會委員」，另外設立「臺灣拓殖社」，積極倡導臺灣產業振興。

高雄是前述原來的「打狗」（臺灣話稱 Takau），1920（大正 9）年總督府取「打狗」日語近音而改稱「高雄」。光瑞住在高雄表示：「都市勝景為臺灣第一。」<sup>35</sup>另外，港灣的機能是「中繼港第一名，在重輕工業地屬我領土中第一流。」<sup>36</sup>正如上一節所述，1917 年光瑞初次訪問高雄（當時的打狗），對良港有所期待，把它視作是取代香港的良港。或許是贊賞光瑞的卓見，1930 年前後，日本政府從確保資源的觀點開始重視南洋，尤其是為確保來自南洋的石油及資源等，於是積極地推進所謂的「南進論」。其中高雄以「中繼港」而浮上檯面，也考量光瑞居住在高雄。前述的「熱帶產業委員會」會議結束後，光瑞來到高雄。當時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的日記載：「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在車站歡迎大谷光瑞師。同車到壽山館，停留一週……。」<sup>37</sup>他作為光瑞的隨行，巡視屏東農事試驗場、日出村煙草耕作移民地、臺灣製糖所等地。11 月 11 日的日記說：「上午八時戶田師來訪，帶來大谷光瑞師信，是光瑞住

<sup>35</sup> [日]大谷光瑞，《台灣島の現在》（大阪：大乘社，1935 年），頁 626。

<sup>36</sup> [日]大谷光瑞，《大谷光瑞興亞計畫》第 5 卷（大阪：大乘社，1939 年），頁 158。

<sup>37</sup> [日]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 年），頁 644。

宅腹地文件。」<sup>38</sup>1936（昭和 11）年 2 月 29 日日記載：「大谷師十時半來訪……討論大谷師住宅文件。」<sup>39</sup>看得出來是為選定光瑞住宅選定奔走。其後，《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對光瑞的土地作實際檢查：「高雄州下開始進行山茶栽培，興起各種事業，決定住在高雄市的大谷光瑞，住宅腹地選定囑託內海知事，州當局已選定數處候補地，日前大谷氏來高雄停留時作實地視察的結果，決定購買市內大港高雄刑務分所前的水田一萬七千坪……。」<sup>40</sup>這就是後來建築「逍遙園」的大港埔土地。

## （二）關於「逍遙園」

1940（昭和 10）年 11 月 1 日，「逍遙園」舉行開園式，招待當地的名士盛大舉行。參加者獲贈畫有臺灣島的盤子（周圍有香蕉、甘蔗臺灣名產圖樣）。宗藤高雄市長在致辭中表示：「我高雄市編入了新南群島，是橫越海上數公里面積的世界大都市，進而迎接世界性人物的猊下是雙喜臨門。」<sup>41</sup>朝野上下歡迎「逍遙園」之開園。「逍遙園」佔地約 17000 坪，建坪 250 坪餘，周圍闢為農園。建物是採二層式的和洋折衷住宅，由鋼鐵骨及木造樑所支撐，一樓的防空壕周圍以水泥加固。建築材料大半是從京都三夜莊（本願寺大谷家別墅）運搬而來，是三夜莊的部份遷建。有關建築技師也是從日本請來。<sup>42</sup>惟一部分瓦是在鶯歌所燒製，一部分木材由總督府營林署砍伐後運來供使用。「逍遙園」名稱的由來有兩

---

<sup>38</sup> 同上註，頁 646。

<sup>39</sup> 同上註，頁 667。

<sup>4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3 月 19 日號。

<sup>4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1 月 2 日號。

<sup>42</sup> 京都的「ニカク工務店」首頁（<http://www.nikaku.co.jp/profile/history.html>）載有：「西本願寺 22 代門主大谷光瑞猊下的臺灣高雄別邸逍遙園新築工事」等相關記事。

種說法，即「逍遙」一詞是不受任何束縛，絕對自由的人間生活之意，<sup>43</sup>本願寺法主辭任後，反映出光瑞想過著自由奔放生活的想法。另一個說法是有關中亞龜茲國鳩摩羅什故事：「姚興時鳩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sup>44</sup>「逍遙園」由於是聽聞佛的場所，或許是其命名之由來。

## 五、大谷光瑞之夢

### （一）大谷學生

光瑞在「逍遙園」與被稱為「大谷學生」的門生一起寢食。「逍遙園」一樓有學生用講義室，二樓是特別設計的食堂。他們住在「逍遙園」附設的宿舍。這裡所稱的「大谷學生」，要學習相當於中等教育的科目，以家族成員受培育，是輔佐光瑞事業的 12 歲至 15 歲的學生，以養成「國家性人材」為目標。<sup>45</sup>唯臺灣「大谷學生」與大連旅順、上海時代不同，主要是從事農業，當時的學生岩佐博男回憶說：「每日生活是早上六時起床，飯後到農園從早到晚，鎮日為栽培稻、落花生、蕃茄、旱金蓮、紅薯等作物，引水、施肥、割雜草……在自己農園收穫的稻米、蔬菜可自給自足，稻米收穫量不少時，米中加入紅薯葉炊煮。」<sup>46</sup>在臺灣時代如同岩佐氏的回憶，每天持續農作，並沒進行授課。惟學生們以早稻

<sup>43</sup> [日]福永光司，《莊子》，收在《新訂中国古典選》7卷（大阪：朝日新聞社，1971年）。

<sup>44</sup> 崔鴻撰，〈後秦錄〉，收在《十六國春秋》（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頁89。

<sup>45</sup> [日]小出亨一，〈大谷學生と瑞門会〉，收在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2010年），頁457。

<sup>46</sup> 同上註，頁463。

田大學的講義錄自學自習，<sup>47</sup>還在高雄以商業形式請馬來西亞人教馬來語，並非是實施系統性的教育。

## （二）大谷農園

大谷光瑞非常關鍵「熱帶農業」，並自營「茶園」、「果園」、「罐頭工廠」、「菜園」等。尤其是把香蕉送到長崎，再從長崎輸出上海，應是出自光瑞之手。<sup>48</sup>關於茶的栽培報導指出：「這次視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野生茶的狀況調查，另外，由於看不到新竹方面情況，不能說不存在，中部、南部分佈極廣。高度五百米以上、一千五百米以下的山地是全島適合栽培的土地，感覺臺灣實是茶業的福地。不論是指導內地人、〔本島人〕還是〔蕃人〕都可以，利用此天然茶來發展茶業，想必是開發臺灣山地最有助適切的。」<sup>49</sup>茶的栽培是臺灣的未來。他自己買下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及埔里街方面的高地，栽培紅茶。<sup>50</sup>另外，關於果園，他在屏東郡麟洛農園栽培檸檬等的同時，還在大谷農園栽培香蕉、鳳梨等，並設罐頭工廠。也在大谷農園栽培蔬菜，向滿洲方面輸出。香蕉在臺灣產物中佔第一，年生產 15 萬噸以上，80%輸出。另外，關於鳳梨，他提議與其生食生食，不如作成罐頭比較好。<sup>51</sup>光瑞認為臺灣經濟自立比什麼都重要。稻米、茶、甘薯、柑橘類的栽培，可活用製糖等之地利，透過輸出得以自立。因此，正如前述擔任了「熱帶產業調查會委員」，還被選為以臺灣經濟振興、工業發展、交通設施擴充為目的設立的「臺

---

<sup>47</sup> [日]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台湾〉，收在柴田幹夫，《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2012年），頁 126。

<sup>4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4月11日號。

<sup>4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1月10日號。

<sup>5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26日號。

<sup>5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1月16日號。

灣經濟審議會委員」。<sup>52</sup>

### （三）與飛雲閣之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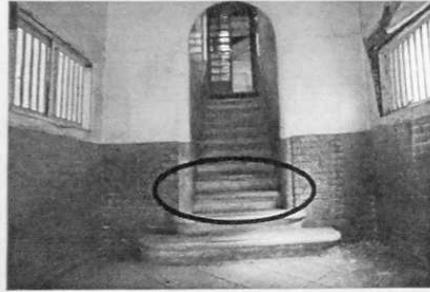
「逍遙園」與本願寺的「飛雲閣」有許多相似性。其一是唐破風樣式。即捲棚屋頂設置在入口處的做法，正門屋頂裝飾部件，為兩側凹陷，中央凸出成弓形類似遮雨棚的建築，謂之破風。多使用在門、向拜（日本寺院建築、神社建築在佛堂及社殿屋頂中央向前方凸出的部分）、玄關、車寄（門上下車的地方）等。本願寺的唐門非常有名。照片（A）是「逍遙園」竣工時，以○圈示即唐破風的樣式。京都本願寺飛雲閣所殘留的唐破風樣式照片（A'）。同樣以○圈示的部分。寺社佛閣的唐破風樣式雖不稀奇，但是像「逍遙園」這種私人住居就感覺非常奇特。其次照片（B），此照片是「逍遙園」的玄關與車寄部分。現在的車寄的一部分變成一塊壁，與過去不同。從一樓到二樓的階梯非常狹窄。照片（B'）是飛雲閣的玄關。由於飛雲閣是茶室，屋形船小型出入口變成了玄關，與泊船場融成一體。「逍遙園」的構造與之有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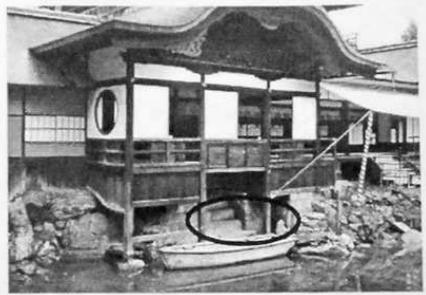
<sup>52</sup> 「臺灣經濟審議會」是為臺灣工業振興、交通設施擴充整備為目的設置，有 27 名委員，會長為臺灣總督。

接著是照片 (C)，是「逍遙園」另一入口，上有圓形的窗戶。飛雲閣的玄關上面也有同樣圓形之窗 (C')。建物的入口設計圓形之窗。最後是照片 (D)。這是「逍遙園」的二樓部分。從玄關樓梯往上來到接待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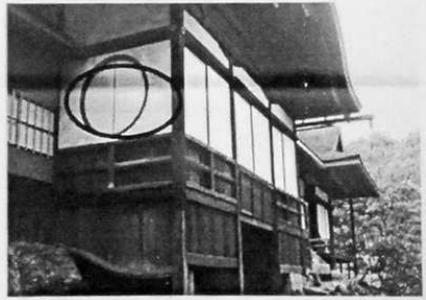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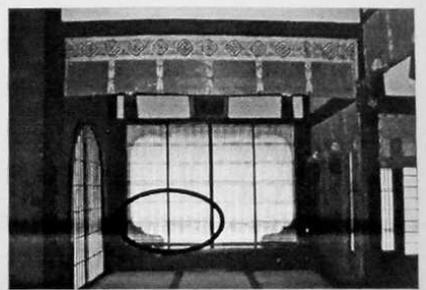
**C'**



**D**



**D'**



室，通最裡面的房間是稱為「火燈窗」的部分。所謂「火燈窗」是指由數個線條所形成的窗，是禪宗寺院常見的形式。在這裡留下鮮明的形式。照片（D'）是飛雲閣二樓「火燈窗」部分。這裡可看到是由同樣線條所構成「火燈窗」的相似性。其他還可看到「明障子」（以格狀組成的木片門，貼上白紙，隔間採光明亮的隔門）與光瑞寢室等的「半月形牆壁」像是仿中亞的建築物形式，但因「逍遙園」毀損嚴重難以比對。

以上簡單比較，「逍遙園」與本願寺「飛雲閣」可以看到同樣的設計。上海本願寺與築地本願寺等之建築物，帶有印度風樣式是眾所周知，這是大谷光瑞的想法，可說是顯示其所願。同樣的，「逍遙園」是否也是光瑞自幼巡迴各地所展現的本願寺呢？在「逍遙園」，得以想見「大谷學生」、「大谷農園」像是他作為原始經驗的「本願寺」。對歷經明治、大正激動時代的光瑞而言，「逍遙園」被認為是他自己夢想具體化的場所。

## 六、結語

大谷光瑞在高雄「逍遙園」的開園式中，將繪有臺灣島圖的瓷盤子分送給與會者。瓷盤中央是臺灣島，盤沿有臺灣的特產香蕉與甘蔗。這些簡直就是臺灣的產業，即表示要以香蕉等特產來成立「熱帶農業」。光瑞全力促使臺灣產業開發，還親自從事茶樹栽培，關注果樹農園的經營。把臺灣看做是「帝國的如意寶珠」的光瑞，或許是取代滿蒙，將臺灣放在帝國生命線的位置。

西本願寺教團在臺灣的活動，遍及全島，與日本國內進行同樣的佛事，不單如此，作為輔導組織的臺灣總督府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由於光瑞與臺灣的先行相關研究缺乏，本文不足之處在所難免，希

望以本文為契機，期待可以推進臺灣與大谷光瑞，或是光瑞與臺灣西本願寺教團的研究。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本願寺臺灣別院編，《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年。

崔鴻撰，〈後秦錄〉，收在《十六國春秋》，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

[日]大谷光瑞，《大谷光瑞興亞計画》第5卷，大阪：大乘社，1939年。

[日]大谷光瑞，《台湾島の現在》，大阪：大乘社，1935年。

[日]本願寺史料研究所編，《本願寺史》第3卷，京都：本願寺，1961年。

[日]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東京：カルチャー出版社，1976年。

[日]明如上人傳記編纂所編，《明如上人傳》，京都：明如上人廿五回忌臨時法要事務所，1927年。

[日]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内海忠司日記》，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年。

[日]福永光司，《莊子》，收在《新訂中国古典選》7卷，大阪：朝日新聞

社，1971年。

[日]鏡如上人七回忌法要事務所編，《鏡如上人年譜》，京都：鏡如上人七回忌法要事務所，1954年。

《教海一瀾》17號，京都：教海雜誌社，1898年3月26日。

《教海一瀾》295號，京都：教海雜誌社，1906年。

## 二、論文

[日]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台湾〉，收在柴田幹夫，《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2012年。

[日]小出亨一，〈大谷学生と瑞門会〉，收在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2010年。

## 三、其他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17日號、11月18日號、11月28日號、12月6日、12月9日號、12月28日號。1930年4月11日號。1935年2月18日號、2月22日號、3月3日號、11月10日號。1936年3月19日號、3月26日號、11月16日號。1940年11月2日號。京都「ニカク工務店」首頁：<http://www.nikaku.co.jp/profile/history.html>。

